



## 中华「扇」意

【文化杂谈】

□孙葆元

扇子是用具,也是道具。现在是空调时代,炎炎夏日,人们都往空调房里钻,扇子就被冷落了。可是某些场合仍有人手执折扇,即使在有空调的室内也把一柄折扇放在桌上,并不使用,此时这柄折扇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习惯,已经不是用具,而是道具。中华文化讲“意”,往往用一个符号表达“意”的境界,这个符号有时是季节轮替,有时是一个物件,扇子就是这样一个蕴含深意的物件。

空调进入居家生活之前,扇子是家家度夏的必备品。有家庭备着数柄,除家人自用,来客也用,一是扇风,二是驱蚊。市井便有童谣: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秋冬。在济南的家庭生活中,物资短缺时有人家借米借面,甚至借酱油借盐,从没见过借扇的。这就不是从物品方面考量了,而是文化与风俗使然。

首先,“扇”与“善”谐音,扇者善也。善生自心,岂可借渡?中华文化以善良塑造人的品格,与人为善、独善其身、乐善好施、上善若水等不一而足,执扇自证,品格可以修炼却不是借来的。人有穷富,扇无新旧,人的“善”意却不可随风飘逝。唐朝人唐怡写过一首《咏破扇》诗,道:“轮如明月尽,罗似薄云穿。无由重掩笑,分在秋风前。”显然这是一位女性,用一把柄状如明月的罗扇掩在嘴上笑,可是那柄扇子已经被损坏,绫罗的扇面也破了,还没有起秋风就不能用了,不知是说扇还是说扇的主人?无论是谁,都留下无穷的善意。秋风起时,扇子收了,来年初夏再找出复用,而破扇就只有一弃之命。唐怡是在以扇喻人。

扇子固然不可与借,但是可以作为礼物赠友。过去的读书人喜欢扇子,往往把它作为贴身之物,或拢于袖中,更多的是执扇而行。所以,向挚友赠送一把折扇,扇上若有题句赠言,更是情谊的表达。赠扇是施于人,借扇是求于人,两者大相径庭。明朝人张位就为我们留下一首《赠扇》诗:“冠剑联鵠鵠,天风满建章。宠光临白羽,节序届朱阳。捧给罗中使,新裁总上方。传宣天语近,披拂舜熏长。不向三秋至,终令什袭藏。愿言清惠溥,尽使热中凉。”这首诗是连同扇子一起赠给朝中同僚罗中使的,这是一柄新制的扇子,而制扇谓之“裁”,白居易在《白羽扇》中曾说“素是自然色,圆因裁制功”。张位的这首《赠扇》诗写的是,当年扇子在汉朝盛行,扇出的风充满建章宫。今天节序又临炎夏朱阳,请你用这柄羽扇取风,那风便如天语,便如舜之熏风,给你带来酷热

方面的善意。在酷热的阳光下,人们突然发现这柄高高举起的“扇”能遮挡阳光,于是它就有了遮阳的功能。崔豹继续记录:“秦、汉公卿士大夫,皆得用之。魏、晋非乘舆不得用。”扇普及开来,在秦、汉两代,士大夫和公卿贵戚都用树扇的形式表示自己的存在。到了魏、晋才对树扇做出限制,除了皇帝的乘舆,其他人一概不能使用,那高高举起的扇子就成了皇权的象征。于是我们在图画中看到,无论殿内官外、刮风下雨,凡帝王出行,都有两个人举着扇子,那是权威,扇子摇身变成了礼仪扇。

礼仪除了是形式,更是思想上的规则。形式永远替代不了用途,扇子又回归到它的使用功能。回归的扇子柄短了,方便实用,也区别于礼仪的形式,却成了文化人风雅的标示。曾经文化人多用折扇,除了携带、把玩,还寓意“能折能展”的人生理念。人手一扇,风情万种,扇子就兼备了实用和人生道具的功能。白居易很看重这一点,题诗说:“飒如松起籁,飘似鹤翻空。盛夏不销雪,终年无尽风。引秋生手里,藏月入怀中。麈尾斑非疋,蒲葵陋不同。何人称相对,清瘦白须翁。”他在讲用扇子的人。具体地说,扇子的种类决定了执扇人的社会地位。折扇决定了文人雅士的身份,团扇、罗扇就决定了淑女的品格,那么蒲葵之扇只能是市井引浆贩履之人的爱物,对于他们来说,蒲葵扇子只有实用的功能,无荫之地遮阳,无风之处扇风,甚至可以当坐垫隔凉。把尊贵的扇子垫到屁股底下,实在没把那礼仪当回事。扇子的文化回到最质朴的原点,这是扇子的去礼仪化。市井中的蒲葵之扇延续了千年,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白须翁,执一柄蒲扇,穿一领直衫,汗水把直衫的后背浸湿,于是把蒲扇伸进衫中,扇柄插在裤腰上,那衣衫被扇骨支撑,就成了穿在身上的帐篷。

中华文化从铸造那天起就讲风气,倡正风,抑邪风。扇子是取风的工具,又是仪表的配饰,它扇出的风就应该是清风徐徐、正风坦荡,总之是人间高风,扇子就被赋予清正、高洁、吉祥的善意,同时也象征驱逐歪风邪气的法器,以扇赠人的含义就深化了。据历史记载,扇子就是唐朝的国礼,以此物彰显大国的威仪与正气,为友邦赠送吉祥。千年过去,有两位摇着扇子的人长久留在民间传说中,一位是诸葛亮,手里摇着一柄鹅毛扇,那把扇子摇出的是智慧;另一位是济颠和尚,手里永远摇着一把破蒲扇,摇出了民间的狡黠,狡黠更多的时候是民间的智慧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老宅的芭蕉

□萧萧

炎夏,蕉下有阴,乃为幸事。“蕉者,草类也。叶青色最长,首尾稍尖,菊不落花,蕉不落叶。一叶生,一叶蕉,故谓之芭蕉。”窗下、庭中,有三五株芭蕉,便有了一夏清凉。它们肆意舒展着阔大的叶片,浓墨重彩地绿着,为我们遮天蔽日。明人唐伯虎有题画诗云:“大叶偏鸣雨,芳心又展风。爱他新绿好,上我小庭中。”

蕉阴满庭,绿生满眼,风至则飒然有声。蕉之声有清气。一生信佛亦爱茶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金农,晚年画过一幅卢仝煮茶图,名曰《玉川先生煎茶图》,在题款中坦言“宋人摹本也”,然而金农虽摹宋人之本,却独出新意,匠心独运,既让“玉川先生”卢仝安坐于一片泉井边的芭蕉林下,又给他一把用以扇火的芭蕉扇。图中的玉川先生纱帽笼头,领下蓄长髯,双目微睁,身着布衣,候火定汤。不远处一老婢在汲水,老婢用的汲水杓子手柄很长,一杓上来没有多少水,但她和主人都不急不躁,乐享其中,眉宇间透着一股古人慢喝茶的仪式感。整个画面构图简练、格调高古,湖石点缀着硕大的芭蕉,那是卢仝“特才能深藏而不市”(韩愈语)的超逸襟怀,也是金农对隐逸生活的向



往,“香茆盖屋,蕉阴满庭,先生隐几而卧。不梦长安公卿,而梦浮萍池上之客,殆将赋《秋水》一篇和平。世间同梦,惟有蒙庄。”

雨打芭蕉的声音最动听。其始,雨润蕉叶淅淅沥沥,娉婷而至,空灵而唯美,似江南女子的吴侬软语;渐而声密,噼啪作响,雨点旋即在蕉叶上飞舞,似书法之狂草,非一气呵成不可;终而音长,恰如雨之将收,夜深沉而声愈洪。雨夜,最宜窗前听蕉声,闭着眼睛听,听李清照的“窗前谁种芭蕉树?阴满中庭。阴满中庭,叶叶心心,舒卷有余情”,也听杨万里的“芭蕉得雨便欣然,终夜作声清更妍”。因为芭蕉,夜雨也多了几分浪漫。沈周的《听蕉记》写得画意十足:“蕉,静也;雨,动也,动静戛摩而成声,声与耳又能相入也……如僧讽堂,如渔鸣榔,如珠倾,如马骧,得而象之,又属听者之妙也。”经典名曲《蕉窗夜雨》,忽而沙沙做声,忽而大珠小珠落玉盘,亦是深谙蕉之美。

芭蕉,其声潇潇,其形潇潇,洋洋洒洒,可入诗入画,《群芳谱》中说“为窗左右,不可无此君”。幼年,我家老宅窗前植有芭蕉。春末,母亲将芭蕉种下以后,无需精心照料,很快就能绿成一片,宽大的叶子遮蔽毒辣的太阳绰绰有余。一场大雨过后,又能“拔”出几张卷在一起的新叶。常有鸟儿不约而至,停留于芭蕉叶上浅吟低唱,生动美好

如一幅水墨画。我与那几株芭蕉靠得很近,只隔了一扇木格窗,窗户打开时,连心情都尽染绿意。最喜蕉下乘凉,一张竹席,一条长凳。竹席上,我和哥哥看着小人书,母亲坐在长凳上飞梭走线,织着花边,家里的收音机里不时传来吕剧《借年》的唱腔“大雪飘飘年除夕,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……”我和哥哥嫌吵,常常用手互相堵着耳朵。一番玩闹下来,便有了倦意,很快就能在竹席上睡着。蕉叶如盖,我们在竹席上总是睡得很香甜,常常睡至傍晚,鼻息处飘来香喷喷的饭菜香,才迟迟起身。成年后,看到书上说这叫“蕉下眠”,不禁莞尔。

就像月有阴晴圆缺,蕉下也并不尽是清凉美意。有一年夏天,受海岛台风影响,风狂雨骤一整晚,老宅屋顶的青瓦片被掀起了数十片,雨水沿着瓦缝渗漏到了屋内。窗前一向阔大挺拔的芭蕉也跟着东倒西歪,原本圆润碧绿的芭蕉叶破枝残,令人不忍直视。我躲在窗下一角,当即吓得哭出了声。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没有哭,他咬着嘴唇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其时,父亲在离家三四十里的县城上班,鞭长莫及,自强的母亲毫不犹豫地自己动起了手。她先是跟邻家大伯借来了瓦刀,找了几片完整的旧瓦,端着和好的青灰,燕子般轻盈地上了房

顶,一下一下用瓦刀重新加固老宅的青瓦片。然后把窗前的芭蕉一一扶起,用草绳围拢好,剪去破损严重的老叶,让芭蕉恢复了些许元气。忙完这些后,母亲在自家院里打了一盆清凉的井水,狠狠地洗了几把脸。她的脸光洁饱满,满满的都是笑意。在她的笑意里,我和哥哥看到了温暖和光明,没有了恐惧。也是从那一刻开始,我们兄妹俩开始知道,风大雨大都不必怕,因为有母亲在我们身后,她就是我们的屋顶,就是为我们擎起一世阴凉的芭蕉。

二十一岁时,我放弃政府机关里的秘书工作,选择一个人漂泊异乡。每每受挫,都会深刻而孤独地想起老宅的几株芭蕉,它们并不比世上的其他芭蕉好看,但是母亲把它植在了我的心间。困顿时,它们在梦里像母亲一样叮咛我:人生有风也有雨,挺不过去了就回家,妈在等你。凭借这份爱的守望,我在自己栖身的城市里像芭蕉一样扎下了根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,我已不再青春年少,母亲已行至人生暮年。此刻,望向窗外,芭蕉依然华盖亭亭,遮阴也遮雨。中国人有“芭蕉林里自观身”的说法,看着芭蕉,如同看短暂而脆弱的人生。余生不长,我愿做母亲的芭蕉,将她人生的风雨都挡了去。